

# 中國中古時期的 宗教與醫療

康英時題



林富士◎著



中國中古時期  的  
宗教與醫療

林富士 著

# 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

2008年6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7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林富士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02)27634300轉5226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電話：(04)22371234 ext. 5  
高雄門市：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21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方策岑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78-957-08-3280-8 (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聯經學術叢書

編輯委員會

于宗先(主任委員)

王汎森、江宜樺、何寄澎、林載爵

楊儒賓、錢永祥、顧忠華

## 自序

1982到1984年之間，為了盡國民義務，我暫時離開校園，前往高雄服兵役，擔任經理官一職。當時，工作還算輕鬆，但常覺虛耗光陰，深陷羅網，進退不得。不過，兩年的停頓與閒散，倒也讓我有充裕的時間細細思量自己學術生涯的走向。在逐字逐句的點讀《抱朴子》一遍之後，我終於決定以道教史做為自己主要的研究領域。

1984年，我重返台大校園，也開始有系統的閱讀和道教史相關的著作，而我很快發現，要研究道教史，不能不先弄懂所謂的「巫覡」或「巫俗」，因為，幾乎所有討論道教起源的著作，都會提到這個字眼，卻又語焉不詳。因此，我決定先溯其源，先行探索中國古代巫者的面貌。後來，也就以「漢代的巫者」為題，在1987年完成了碩士論文(於1988年正式出版，1999年修訂再版)。

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因業師杜正勝院士的引薦，旋即受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入所之後，我決定正式展開道教史的研究工作，並挑選《太平經》做為入手的經典。不過，我並未將所有心力都放在道教上，因為在研究漢代的巫者期間，我同時注意到，巫者和中國醫療文化、通俗信仰之間有非常緊密的關係。所以，當我在1989年赴美進修時，便以「漢代疾病史」做為研習計畫。

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求學期間(1989-1994)，我確實花了不少力氣在疾病史研究上，不過，最終我還是以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3rd-6th Century A.D.)(中國六朝時期江南地區的巫者與巫俗)為題，在余英時院士的

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

1994年夏天，我獲得了博士學位，也正式告別學生的生涯。當時，我帶著一箱箱從普林斯頓和紐約搜購的書和影印的論文，回到了史語所，頗有「唐三藏西天取經」歸來的心情。返所之時，正值台灣「本土化」風潮初起乍興之際，我也開始比較深沉的思考自己的學術研究和這一塊土地的關係，也逐漸將部分心力放在台灣本土的研究上，唯在課題上，仍集中於我多年來所關切的宗教史和醫療文化史上。

從此之後，我便一直進行「一中一台」、「一古一今」的交纏式研究，稍有餘裕，則旁及東北亞及東南亞的宗教調查。十多年來，我不斷的在進行比較研究，進行文獻解讀與田野工作的交互參證，這樣的工作型態，我曾戲稱之為「歷史人類學」。

這本書所收的十七篇論文，便是我最近十年左右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最早的一篇發表於1993年，最晚的一篇發表於2004年，都是針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和醫療文化所做的一些研究。集結成書，除〈中國中古時期的瘟疫與社會〉一文添加註腳及若干新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論文的內文並未做任何更動，唯依內容之主題歸類為五編。

首編「瘟疫的衝擊與回應」，算是導論。第一章〈中國中古時期的瘟疫與社會〉綜合性的論述瘟疫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以及當時人的回應之道，第二章〈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則是特別著眼於宗教方面的回應。

第二編「道教的終極關懷」，第一章〈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主要是藉《太平經》揭示道士面對瘟疫流行的情境所提出的根本性的解救之道，亦即「身、國並治」的理念。另一章〈疾病與「修道」：中國早期道士「修道」因緣考釋之一〉則藉考察道士「修道」的因緣，說明治病(治身)確是當時人入道的主要考量。

第三編「醫療傳教與道教醫學」由五篇論文構成，主要是進一步闡明道士的醫療活動及其主要思惟。第一章〈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藉《太平經》分析道士對於病因的基本看法及其認可的醫療方法。次章〈中國早期道士的醫療活動及其醫術考釋〉則以「傳記」資料為主，考察道士具體的醫

療活動及醫術。第三章〈中國早期道士的醫者形象〉進一步說明道士在當時社會中的醫者形象。第四章〈試論中國早期道教對於醫藥的態度〉及第五章〈略論早期道教與房中術的關係〉轉而解析道教內部對於醫藥及房中術的幾種不同的態度，同時也揭示早期的道教仍然不是具有高度同質性或統合性的宗教團體。

第四編「巫覡活動及厲鬼信仰」收錄了5篇論文，主要是闡述巫者的醫療活動及其核心信仰。第一章〈試論六朝時期的道巫之別〉先說明巫者和道士分屬兩個不同的宗教傳統，有根本性的差異，不可混為一談。第二章〈中國六朝時期的巫覡與醫療〉以具體的事例分析巫者的醫療活動、疾病觀念和醫療方法。第三章〈中國六朝時期的蔣子文信仰〉及第四章〈六朝時期民間社會所祀「女性人鬼」初探〉則藉「蔣子文」及「女性人鬼」說明當時巫覡信仰的主要特色在於厲鬼信仰。第五章〈「巫叩元絃」考釋——兼論音樂與中國的巫覡儀式之關係〉是附帶討論中國巫者的「降神」方法和「通神」模式。

第五編「身體、疾病和文化」共收錄3篇論文，算是全書的餘論。主要是說明，在「宗教與醫療」這個課題之外，面對「疾病」，歷史研究者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第一章〈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較為全面的交待我對於疾病史研究的一些看法。第二章〈頭髮、疾病與醫療〉以「頭髮」為例，闡述疾病或醫療史研究都無法不觸及「身體」，也不能忽略形塑身體的「文化」。第三章〈傳統中國社會對於「老年」門檻的界定〉則進一步以「老年」為例，說明「身體」的生物性和社會性。

上述這17篇論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史語所長期提供我安定而優質的研究環境，並提供我在職進修的機會。而所內同仁俱一時俊彥，且多宅心仁厚之士，不僅時時鞭策我求真、求知，也給予我生活上不少照料。有幸能和他們共事，廁身學術殿堂，是我莫大的福氣和榮譽。

其次，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我大多以專題研究計畫的方式進行，並長期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的經費補助，在此，特向計畫案的審查人及主事者表示謝意。

此外，我必須再一次感謝杜正勝老師和余英時老師，他們分別擔任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兩人雖然學風和性格都大不相同，但對於知識的熱情和堅持，對於人世的關懷和真誠，卻毫無二致。他們不僅是我知識上的典範，也是我待人處事的標竿。可惜我天資駑鈍，十餘年後，學問與事功皆無所成。唯一可以不負師教的，或許只有「正直」與「敦厚」；我時時以此自勵、以此治學、以此待人，庶幾無愧。

最後，我還必須感謝家人的疼愛和包容。我因求學、工作的關係，長期客居台北及異鄉，南部家中的父母年邁多病，全賴兄、嫂、大姊、大姊夫就近照料起居，兩老無怨，手足無怨，令人感念。而愛妻曉容，十餘年來，或長年忍受台美兩地分隔之苦，或隨我四處求經問道，隨我東搬西遷，漂泊不定，始終與我攜手而行，分憂解勞，也令人心疼。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帶給他們些許的安慰。

林富士

2006年5月21日「小滿」

寫於南港中研院宿舍

### 補述

此序完成後，次日(2006年5月22日)清晨，家父林德源即仙逝，享年八十二(1925-2006)。家父雖然識字不多，但我所出版的任何著作，他都喜歡閱讀，甚至購贈親友。此書未能在他闔眼之前付梓，誠為憾事。只能於他出殯前焚化此書之芻形祭告，願他在天之靈猶能閱聽，知我仍筆耕不輟。

2006年11月7日「立冬」

寫於南港中研院史語所



# 目次

自序	i
<b>第一編 瘟疫的衝擊與回應</b>	
中國中古時期的瘟疫與社會	3
一、引言	3
二、大疫流行	4
三、衝擊與挑戰	7
四、政治回應	10
五、醫者與醫學	12
六、疫歲之巫	16
七、宗教救贖	20
八、結語：天災或人禍？	23
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	29
一、引言	29
二、釋「疾疫」	31
三、獻帝時期疾疫考	34
四、宗教與疾疫	52
五、結論	79
<b>第二編 道教的終極關懷</b>	
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	87

一、引言	87
二、近代學者對於《太平經》性質之討論	90
三、《太平經》殘存文字中所見之作者與撰述主旨	93
四、歷代文獻對《太平經》主旨之陳述	112
五、結論	116
附錄：《太平經》研究文獻目錄	122
疾病與「修道」：中國早期道士「修道」因緣考釋之一	127
一、引言	127
二、因病遇仙(道)	130
三、因病求道	137
四、病中修道	147
五、結語	158

### 第三編 醫療傳教與道教醫學

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	163
一、引言	163
二、《太平經》的疾病觀念	167
三、《太平經》疾病觀念的特質	187
四、結論	201
中國早期道士的醫療活動及其醫術考釋：以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記」資料爲主的初步探討	205
一、引言	205
二、「道士」的醫療活動	209
三、道士的醫療方法	240
四、結語	271
中國早期道士的醫者形象：以《神仙傳》爲主的初步探討	277
一、引言	277
二、《神仙傳》中的醫病故事	278

三、結語 .....	300
試論中國早期道教對於醫藥的態度 .....	303
一、引言 .....	303
二、不用或拒斥 .....	306
三、有條件的承認 .....	313
四、接受並肯定 .....	317
五、結語 .....	328
略論早期道教與房中術的關係 .....	333
一、引言 .....	333
二、道教與房中書之關係 .....	335
三、道教對於房中術的態度 .....	360
四、結論 .....	395
<b>第四編 巫覡活動與厲鬼信仰</b>	
試論六朝時期的道巫之別 .....	405
一、引言 .....	405
二、信仰對象 .....	407
三、儀式特質 .....	411
四、通神方式 .....	416
五、結語 .....	420
中國六朝時期的巫覡與醫療 .....	423
一、引言 .....	423
二、六朝巫覡療病事例 .....	425
三、病者的社會背景及其對巫覡醫療法的態度 .....	449
四、巫覡的疾病觀與治療法 .....	452
五、結論 .....	458
中國六朝時期的蔣子文信仰 .....	467
一、引言 .....	467

二、蔣子文信仰的形成與發展	470
三、蔣子文信仰與巫覡文化	490
四、蔣子文信仰的分布範圍	495
五、結語	496
六朝時期民間社會所祀「女性人鬼」初探	499
一、引言	499
二、丁姑	501
三、梅姑	504
四、紫姑	506
五、蔣姑	508
六、結論	512
「巫叩元絃」考釋：兼論音樂與中國的巫覡儀式之關係	517
一、引言	517
二、「巫叩元絃」舊解及其辨正	518
三、「元絃」即「弓」或即「一絃琴」考論	521
四、中國巫覡所使用的絃樂器	526
五、音樂在巫覡儀式中的功用	529
六、結語	533
<b>第五編 身體、疾病與文化</b>	
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	537
一、引言	537
二、研究途徑	540
三、研究課題	542
四、研究材料	548
五、研究方法與寫作方式	549
六、結語	550
頭髮、疾病與醫療：以中國漢唐之間的醫學文獻為主的初步探討	553

一、引言	553
二、頭髮與身體	556
三、頭髮與疾病	562
四、頭髮之醫護	575
五、頭髮與醫療	587
六、結論	600
傳統中國社會對於「老年」門檻的界定：以漢唐之間的文獻爲主的初步探討	615
一、引言	615
二、字書和注疏家對於「老」的定義	616
三、禮制和法制中的「老年」	619
四、壽考與老年	630
五、醫家與養生家的「衰老」觀	631
六、房中與老年	635
七、結語	646
<b>重要參考文獻</b>	649
<b>索引</b>	695

## 第一編

# 瘟疫的衝擊與回應



# 中國中古時期的瘟疫與社會

## 一、引言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被認為是21世紀人類的第一個傳染病。這種傳染病據說是在2002年冬天首度現身於中國的廣東。到2003年5月底為止，其所傳布的國家(地區)共有31個，遍布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不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獲得的通報，受到感染的人數其實還不到1萬人，死亡人數更不到1000人，而且絕大多數集中在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這些華人國家以及加拿大。然而，這種「煞死病」(SARS)所帶來的衝擊卻相當驚人，經濟和社會層面姑且不論，單是政治方面，中國已有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因而丟官，台灣的衛生署長、疾病管制局局長和台北市的衛生局長也因而易人。

「煞死病」的疫情能否獲得控制，衝擊究竟會有多大，目前還不知道，我們只知道，這不是人類社會所遭遇過的第一場「瘟疫」，也不是最可怕的一場。我們也相信，這不會是人類的最後一場瘟疫。因此，我們或許應該重新檢視人類遭逢瘟疫的一些歷史經驗，或許能有助於省思當下的處境，決定未來的走向。

以下便以中國中古時期(主要是從第3到第6世紀)的疫情做為例證，述論瘟疫對於當時中國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以及當時人的回應之道。



## 二、大疫流行

現代所說的「流行病」(epidemic)，傳統中國文獻一般泛稱為疫、癘、疫癘、瘟、瘟疫、溫病、傷寒等，其中，尤其以「疫」最為常見<sup>1</sup>。因此，本文對於疫情的查考，基本上是以和「疫」有關的記載為主。

### (一)先秦時期(221B.C.之前)

對於瘟疫，中國人很早就有所認識。但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221B.C.)以前，具體的疫情卻很少見於記載。有確切年代和地點可考的似乎只有四次，依序為：674B.C.(齊國)、369B.C.(秦國)、277B.C.(趙國)、243B.C.(全天下)<sup>2</sup>。

### (二)秦至西漢時期(221B.C.-25A.D.)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歷經秦亡漢立(206B.C.)、王莽代漢(9A.D.)、更始皇帝滅王莽(23A.D.)、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王朝(25A.D.)，共計247年，但是，有明確年代可考的疾疫流行記錄仍然不多，大致只有以下10次，依序為：181B.C.、163B.C.、143B.C.、142B.C.、64B.C.、48-44B.C.、19-7B.C.、2A.D.、14-19A.D.、22A.D.<sup>3</sup>。

1 詳見林富士，〈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頁695-745。見本書第一編，頁29-84。

2 詳見《公羊傳》，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卷8，〈莊公二十年〉，頁98；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5，〈六國年表〉，頁717；卷43，〈趙世家〉，頁1821；卷6，〈秦始皇本紀〉，頁224。另參張劍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頁17。按：此書所列之先秦疾疫年代與本文略有出入，因為此書未詳舉其材料來源，故仍依本人所見之史料為據。

3 詳見《史記》，卷113，〈南越列傳〉，頁2969；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4，〈文帝紀〉，頁128；卷26，〈天文志〉，頁1305；《史記》，卷11，〈孝景本紀〉，頁448；《漢書》，卷8，〈宣帝紀〉，頁255-256；卷71，〈于定國傳〉，頁3043-3044；卷9，〈元帝紀〉，頁280，285-286；卷10，〈成帝紀〉，頁317；卷12，〈平帝紀〉，頁353；卷24，〈食貨志〉，頁1184-1185；卷99，〈王莽